



# 靈風

*Spirit Wind*

Vol.49. No.01 January 2020

第四十九卷第一期 (總第 570期) 二零二零年一月

# 目錄

<b>主題信息</b>	時代的守望 / 康錫慶	01
<b>特 稿</b>	父神為什麼要我們『凡事謝恩』 / 楊兆浚	07
<b>教會歷史</b>	神學和神的計劃 (十二) / 柯立天 瞿敏成中譯	08
	<b>Matteo Ricci:</b> The Jesuits and The Recovery of Spiritual Missions / Richard Cook	12
<b>十二靈恩</b>	做賊心虛 / 王敏	21
<b>座右旋律</b>	當信主耶穌 / 黎翰飛	22
<b>讀經心得</b>	善惡有報 / 老羊	23
<b>查經心得</b>	查考約伯記 / 許宜涵	25
<b>晨 聲</b>	傳道書 / 康錫慶	27
<b>旅行足跡</b>	香港挪亞方舟 / 李國維	32
<b>見 證</b>	感恩見證 / 陳志飛	33
<b>靈風之音</b>	/ 編輯部	35
<b>封 底</b>	禧年禮物	

出版 / 發行：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Chinese For Christ New York Church

142-21/23 Franklin Ave., Flushing, NY 11355

電 郵：cfcnyc@cfcnyc.org 網 絡：www.cfcnyc.org

總 監：任德健 牧師 總編輯：康錫慶 牧師

文字組：鄧一彤 吳雯霞 吳國慶 吳保羅 趙承錫

徵 稿：本月刊免費贈閱，歡迎投稿，文責作者自負，未設稿酬。



教會每年都定有主題，讓會眾在屬靈生活上多有操練。自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就針對「時代」的問題，因為面對的時代越來越令人驚慌，真像主耶穌預言祂再來前夕的光景，基督徒不能不提高警覺，預備迎見再來的耶穌。

2011「面對時代」，主題經文（腓二 15）。2012「時代的挑戰」，經文（來二 1）。2013「時代的使命」（彼前四 10）。2014「時代的考驗」（林後十三 5）。2015「時代的呼聲」（彌六 8）。2016「時代的明燈」（路十一 36）。2017「時代的醒覺」（羅十三 11）。2018「時代的認知」（弗五 16）。去年 2019「時代的信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十三 13）這是「常存」的信息，意思是不受時代變遷的影響；信是根，望是枝葉，愛是果實。每個神的兒女，無論生活在任何時代，都需要在「信心」上紮根，持守永遠的「盼望」，活出「愛」的果實，會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收穫。

今年 2020 是新一年的開始，或舊一年的結束，各有不同的認知；有解釋十是 1 到 10，所以今年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結束，而新的十年是從 2021 年開始。是開始是結束，不值得爭論，總之，年年都有始有終。耶利米先知預言中：「每早晨這都是新的」，想到神的「誠實，極其廣大。」並稱頌神：「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哀三 23-25）。

思考中定下今年 2020 的主題為「時代的守望」，主體經文取自（哈二 1）「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麼話回答所疑問的。」

哈巴谷的生平無從知悉，只知他自稱為「先知」。可是他所傳的信

息與他的身份不符；先知是「舌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將神的話傳達給人。但他竟然替人向神「呼求」甚至「哀求」，因為

### 一 時代險惡——懷疑神袖手旁觀

先知看見當時的世代何等的險惡：強暴，罪孽、奸惡、毀滅、律法放鬆、惡人圍困義人、公理顛倒，種種惡象充滿社會，整個國家沉溺在罪的深海裡。這必定是以色列在所羅門之後，分裂南北兩國之後，南國猶大最黑暗的時期，那是約雅敬執政十一年的光景，因他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列祖的壞榜樣，流無辜人的血，竟然將先知寫的預言書燒掉，以致神「論到猶大王約雅敬說：他後裔中必沒有人坐在大衛的寶座上，他的屍首必被拋棄，白晝受炎熱，黑暗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後裔，並他臣僕的罪孽，刑罰他們。我要使我所說的一切災禍臨到他們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並猶大人。只是他們不聽」（耶三十六 30-31）。哈巴谷先知生長在那種時代中，難怪他向神呼求：「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甚至向神哀求：「你還不拯救。」神既是慈悲憐憫的神，「為何看着奸惡而不理呢？」現實搖動先知的信心。

神的兒女若只把眼光注視在時代的現實裡，也必會發怨言。有人認為過去的一年是全球反體制抗議年。不必看國際的風雲，單看我們生活的處境；兩黨相爭無寧日，在上執政掌權者，表面是為國為民，其實他們把更多的時間在維護自己地位和權力。民間強暴奸惡的事，爭端相關的事，無日不有。高呼自由民主，卻帶來律法放鬆，公理顛倒，原不合法的，轉為合法。

常有人會問：若神是全能，為何任憑不法的事縱橫而不加制止，為此而否認神，或說神死了。一九六五年十月份第二十二期「美國時代周刊」竟以頭版新聞刊登「神死了」。這「神死神學」竟是出於美國衛理公會愛莫萊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阿爾提哲（Thomas J. J. Altizer 教授倡導的，出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不錯，這是受到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0-1900）喊出的「神死了」的口號所引起的思想。多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地下車站，出現一個廣告：「尼采說：神死了，神說：尼采死了。」真理何在。

主前六七世紀的哈巴谷先知。幾乎類似這思想，只會質問：「為何」？「為何」？「要到幾時呢」？他不敢說神死了，只認為神「不應允」、「不拯救」。更甚面對。

## 二 四面楚歌——痛心疾首質問神

神終於發言；而帶來的竟是百上加斤，原只是內憂，現加上外患；神叫他「向列國中觀看。」會使他「大大驚奇」；神要興起一強國，是「殘忍暴躁子民，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且「以自己的勢力為神。」這是神預言巴比倫要興起對付猶大而言。對哈巴谷先知這是未知數，只是會使他「大大驚奇」。這可怕的外患，把哈巴谷置之五里霧中。可能嗎？按他所認識的神是「聖者」，是「從亙古而有」，是「磐石」，是「眼目清潔不看邪僻」。哈巴谷痛心疾首地質問神：「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你為何靜默不理呢？」他百思不解。

在我們人生的經歷中，豈不也如此，一擔未脫，又面臨另一重擔。想起受苦的約伯，一日內，牛正耕地，驢在吃草，被忽然闖來的示巴人擄去。隨後，有火從天降下將群羊和僕人燒死。過後迦勒底人也忽然闖來把駱駝擄去。也就在當天，有狂風從曠野颳起，長子的房屋吹倒，十個兒女都被壓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天之內家破人亡，剩下夫婦二人，怎不埋怨神，慈愛的神在哪裡？感謝神，這位「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約伯不像哈巴谷嚴嚴地質問神，反而稱頌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堪稱為義人中的義人。事尚未了結，過後，約伯全身生瘡，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極其痛苦。迫得他「咒詛自己的生日」，不敢埋怨神。提起約伯，誰能像約伯，他何止四面楚歌，的確，死了比活着更好，但他始終認定：「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伯十九 25）。果然，約伯的忍耐，信心使他得勝。至終，神加倍賜福給他。這使我們領悟到「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是的；信心帶來盼望。這是個人自身體驗到神是信實的，絕不誤事。

哈巴谷非自身的體驗，是對時代的領悟，為時代的境況抱不平。可是他不是停留在絕望中，處境是現實，神也是可靠，於是他

## 三 靈覺甦醒——回轉腳步上望樓

哈巴谷不停留注目面對險惡的時代而一味責怪神，而是為世代守望，到底神對這時代有甚麼作為，絕不至於拋棄祂的子民而不顧。哈巴谷不再哀求神，而是「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見。」他抓住「耶和華我的神」，神不只是客觀存在的神，而是「我的神」，與神建立個別的關係，祂是「聖者」，是永活的神，「從亙古而有」的，「我們必不致死」，他深信神的看顧與保守。為此，他謹慎地「站」、「立」在守望

所，望樓上，在那裡「觀看」。哈巴谷從「聽」到「看」。注目在神身上，緊緊地守住，要看神如何處理這時代的境況。

回到基督徒身上，當學的功課。我們也是活在時代中所處的環境，與時代不能脫節，乃是息息相關。那我們的責任是甚麼？我們不能改變時代，但我們是活在時代中，個人的生活，家庭的負擔，教會的使命，社會的風氣，國際的風雲，都圍繞在我們周圍，能閉上眼睛不理不睬嗎？那我們能作甚麼？只為這時代哀嘆、埋怨，消極地一天三飽一倒嗎？感謝神，這位原只會懷疑神，質問神的先知及時靈覺甦醒，回到他所敬畏的神面前，站立在守望所，望樓上，看神對時代有何指示。

那裏是我們的守望所，我們的望樓在何方？感謝神，在將來「基督臺」的審判之前，為我們設立「施恩的寶座」，那就是我們的守望樓，使我們可坦然無懼的就近滿有憐憫，施恩惠的神。教會每週二上午十時有禱告會，弟兄姊妹以守望的心態來到神的殿中，同心合意的禱告，這是教會的「守望團契」，為個人，家人，教會，社會，國家，世界，為這個時代作守望的工作。會後，有實際的行動，移步到隔鄰安療院，探望過輪椅生活的病弱者，向他/她們傳福音、禱告、安慰、幫助。這時代需要關心幫助的是大批的群眾，我們能作甚麼？守望罷，我們不能作的神能作。一首 *Everytime I Pray* 的詩，可稱為「守望團契」的團歌：「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我要尋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裏我尋求祢。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祢的手，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禱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鋪平，使列國歸向祢。」使列國歸向神，是為這時代最迫切的守望。

## 四 等候神諭——觀望前境得默示

哈巴谷先知站立在守望樓所，就是等候神指示；神說：「我要行一件事，是使先知「大大驚奇」，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的事嗎？這絕對不是慈愛神的目的，祂必定還有下文。終於，神的曉諭臨到：「將這默示明明的寫在版上，使讀的人容易讀。」是哈巴谷的神吩咐他將祂的默示清楚地寫出來，因為這是關及將來要發生的事，不是講給目前的人聽，是給以後的人看。像當時神藉摩西吩咐以色列的眾長老一樣：「把這律法的一切話寫在石頭上」（申二十七 3，7）。同樣，神也吩咐以賽亞先知：「現今你去，在他們前面將這話刻在版上，寫在書上，以便傳留後世，直到永永遠遠」（賽三十 8）。

守望，不是注視在目前的境況，是等候神將祂的計劃道明。神在這裡只是給哈巴谷的「默示」，這也是神在全部《聖經》的工作：「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三 16）。《哈巴谷書》正是神默示，由哈巴谷先知寫出的，約二千六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才得讀出，知曉當時代的這些事。神說明：「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神先有應許；應許在先，應驗在後，時候到了，默示必成就。正如神愛世人「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加四 4-5），這是神的應許，約四千年後才應驗的，信實的神永不撒謊。

在望樓上的哈巴谷先知等候，要知道神的默示是甚麼？還未明朗。等候是要付上時間的代價，是要忍耐等候。雅各稱「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雅五 7），《馬太福音》主耶穌兩次提到：「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十 22，二十四 13）神告訴哈巴谷：「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神不是無限度的遲延。在等候中要仰望「賜忍耐安慰的神」。我們的耐性不夠，需神賜耐性，聖靈的果子之一，也是忍耐，直到默示顯明。是的

### 五 上主定旨——雖然遲延終必成就

哈巴谷的耐心等候神的默示，終於神清楚地告訴他：「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有義人因信得生。」這是超過約八十年以後的情況。對哈巴谷先知仍停留在預言中。若哈巴谷是約雅敬王的時代，約雅敬作王十一年，終於被巴比倫入侵，第一批猶大人被擄。他死後，兒子約雅斤繼位，只作三個月，巴比倫王再度入侵，第二批猶大人被擄巴比倫。後立約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作王，在位十一年。最後巴比倫興兵滅了猶大國，那是主前 586 年。應驗神要「行的一件事」，要「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子民，通行遍地，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然而「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又說：「禍哉迦勒底人，你增添不屬自己的財物，多多取人的當頭，要到幾時呢？」繼續說：「因你搶奪許多的國，殺人流血，向國內的城並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所以各國剩下的民，都必搶奪你。」這些顯示出現在耶利米先知所得的預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的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四圍一切的國民…」神繼續說明：「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忽然語氣一轉，「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七十年。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刑

罰巴比倫王，和那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耶二十五 8-14）。

這是神預定的旨意，原來神興起迦勒底人就是巴比倫，是成為神手中的刑杖，用來鞭打管教不聽話的子民——猶大國。這也顯出神奇妙的愛；「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這原是出於智慧者的箴言（箴三 11-12），被引用到（來十二 6）。管教是眾子所共受的，只是「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獨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來十二 10）。回頭看約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已是有完美的屬靈生活，似乎無以復加，然而神還是容許惡者魔鬼對付他，約伯受苦是來自魔鬼，卻是神許可的；神對撒但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第二次又說：「他在你手中。」為何神容許約伯犧牲在撒但手中，這似乎是件奧秘的事。我們不停留在約伯的受苦上，聽聽約伯經歷苦難之後的感言：「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對神；是從「風聞」到「看見」。對自己呢：「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中和爐灰中懊悔。」從「愛惜自己」到「厭惡自己」。約伯受苦以前是擁有所得的一切，也珍惜自己，經歷苦難是失去一切，最後也捨去自己。對神待祂的兒女，看來是極其嚴厲，其實目的是使祂的兒女更成熟，有基督的身量，作主好門徒，主耶穌不是也這樣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 24）。可以說：約伯才是真正跟從主作門徒的榜樣，他背了自己的十字架，他完全的捨己，他是跟從，不只是跟隨，他在受苦的過程中曾說過：「他必殺我，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直譯作「祂雖殺我，我還要信靠祂」（伯十三 15），「荒漠甘泉」四月一日就是引這節經文。

神的默示是表達祂的旨意，不要注視在眼前的險境，在守望中能肯定眼所未見的事，對所盼望的有把握，這就是信心。神向哈巴谷默示的焦點就是「義人必因信得生」，義人就是信靠神的人，還要堅定信心，就有盼望。正如保羅根據這信息建立他的神學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羅一 17）。

哈巴谷對時代的守望，使他由懷疑到堅信。說明一個不變的真理：堅定信心消除疑惑，證明神不誤事美境在望。◆





## 父神為什麼要我們



# 凡事謝恩

楊兆滇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十六至十八節說：『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以上三節經文，使我們知道父神給予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不但要『常常喜樂』，又要『不住的禱告』，還要『凡事謝恩』。父神為何要我們『凡事謝恩』呢？

我們可以從《羅馬書》第八章二十八節至三十節找到答案；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的下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有叫他們得榮耀。』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父神給予眾使徒的啟示：

**（一）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者得益處**——『萬事』包括大事或小事，人看為好的事或不好的事在內；換言之，即一切父神允許臨到我們的事都『互相效力』（原文直譯：一同作工，要達到一個目標，就是叫我們得着父神要我們得到的恩典。

**（二）我們都是按父神旨意被召的人**——原文『教會』的意思就是一些應召的人所集合而成的大會。當我們在未信主前，在我們聽見福音時，神就藉著聖靈在我們心中呼召，我們要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因此，我們是『被召』的人。

**（三）父神預先定下我們當效法主的模樣**——在神的家中，我們因『重生』而成為神的兒女；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長兄，祂是父神預先所定的，是我們當效法的模範。父神要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像基

督，在世上彰顯基督的榮美。吸引世人到祂面前，作祂的門徒。

**（四）父神要稱我們為義**——父神主動地賜下白白稱義的恩典給我們；使我們與祂和好，又隨時地靠着主救贖的恩典向祂祈求。我們憑着祂所賜的信心，一生行走在祂引領的道路上，以義人的身份行走義路，毫不懼怕，常有神與我們同行。

**（五）父神要叫我們得榮耀**——祂給予我們榮耀的身份，就是神的兒女；祂又為我們在天上預備了榮耀的永遠居所，就是新耶路撒冷；祂又使聖靈，就是祂榮耀的靈，住在我們裡面，直到永遠；祂又為我們預備了將來可得的賞賜，就是榮耀的冠冕。

綜合以上的啟示，我們就知道父神要我們『凡事謝恩』，乃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願我們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凡事謝恩』。◆

## 神學和神的計劃（十二）

柯立天（瞿敏成中譯）

### 利瑪竇：耶穌會士和宣教精神的恢復

#### 前言

耶穌會是一個弔詭的組織。我是在神學院裡才明白什麼是耶穌會，那是當我研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新教改革的時候。馬丁·路德原是德國的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他因為把福音放在首位，把聖經權威擺在中心地位上，而使教會分裂。馬丁·路德也抨擊羅馬天主教會內部的腐敗。羅馬天主教需要回應路德所提出的問題。1517年開始的新教改革與1540年代開始的「羅馬天主教改革」相遇。天主教改革試圖解決教會的腐敗問題並向新教徒發起反擊。耶穌會處於天主教追捕和暴力迫害新教徒的最前線。我學到，耶穌會可能被視為天主教改革時期的「突擊部隊」。

後來，我成為利瑪竇（Matteo Ricci）的仰慕者。他是一位意大利的

傳教士，在 16 世紀時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把基督教帶入中國。他是一個深具信心，有高尚品格和豐富知識的人。他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深愛至今仍然在中國和全世界受到讚揚。令我驚訝的是，他居然是一名耶穌會的傳教士。在我印象中，耶穌會是頑固的反對新教徒。因此，我決心要進一步地了解耶穌會。

要瞭解利瑪竇（1552-1610），就必須回到他那個時代的背景。他出生於一個爆炸性的歷史時刻。1492 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打開了「新世界」。16 世紀初，西歐像幼雛一樣，展開翅膀擴張領土和殖民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和商人很快就在西歐、西非和美洲之間建立了活躍的貿易網。甚至從西歐一直到印度、中國和日本都建立了海上航線和貿易。這一系列活動為西歐帶來了新知識，並創造了無法想像的大量財富。西歐的「黑暗」中世紀時代明顯的已經結束了。西歐的這些巨大改革使意大利基督教傳教士利瑪竇在 16 世紀末到達明朝皇帝的宮廷成為可能的事。

在西歐崛起的這一時刻，馬丁·路德於 1517 年發起了新教改革。改革宗造成的混亂和教會分裂引起了羅馬天主教的強烈反應，催生了耶穌會。耶穌會的創始人伊格納修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比馬丁·路德（1483-1546）出生僅晚八年。羅耀拉和路德有相似的背景，但他們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這兩個人都在 16 世紀初出生於西歐的政治和文化動盪中，而且，雖然是年輕人，他們倆卻都有著深厚的屬靈的經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伊格納修斯·羅耀拉是馬丁·路德的「天主教版本」。但是，當靈性上覺醒時，馬丁·路德帶領教會遠離了教皇。相反的，羅耀拉希望在教會，歐洲和全球的宣教中重新確立教宗的首要屬靈地位。羅耀拉對「屬靈使命」的理解對宣教歷史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十六世紀是羅馬天主教宣教的黃金時代，利瑪竇是那個時期天主教宣教運動的理想代表。為了解利瑪竇和十六世紀的天主教宣教運動，我們必須先了解耶穌會。為了了解耶穌會士，我們必須先認識他們傑出、有魅力的創始人伊格納修斯·羅耀拉。

## 伊格納修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伊格納修斯·羅耀拉於 1491 年出生於西班牙。他年輕時曾當過兵，1521 年在戰爭中被砲彈擊中，身受重傷。他的腿部兩處骨折，醫生試圖將其骨頭固定。但經過數月的痛苦後，醫生（當時沒有現代麻醉劑）不

得不重新打斷他的腿骨，然後重新固定。之後，又再一次打斷並固定他的腿。因此羅耀拉餘生都是瘸腿走路。

在 1521 年至 1522 年的那幾個月中，羅耀拉經歷了信仰的轉變並被神呼召服侍。他受了屬靈書籍的影響，尤其是亞西西的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的作品。1522 年至 1524 年間，羅耀拉著作了《屬靈運動》，收集了一系列的禱告和默想，目的在幫助參與者靈命進深。這本書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持續約一周。目的是引導參與者發現 神的旨意，並願意計算代價，委身跟隨耶穌。即使在今天，耶穌會擁有超過 15,000 名的會員，每個耶穌會會員都在進行屬靈操練。這本書已成為基督教靈命成長的經典著作，不僅在耶穌會和羅馬天主教徒中，而且在世界各地和許多教派的基督徒中都具有影響力。

羅耀拉後來在巴黎大學學習，在那裡他與一小撮人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這些人後來都成為耶穌會的基本會員。1540 年，羅耀拉去了羅馬，教皇保羅三世正式承認耶穌會，又名「耶穌會士」。該會的最初成員承諾，如果可能的話，將以傳教士的身份去聖地傳教。若不成，他們會自願為教皇服務。

1541 年，伊格納修斯·羅耀拉被選為第一級上將。因為羅耀拉來自軍事的背景，耶穌會會士被要求接受類似軍事的紀律。耶穌會的成員要像士兵一樣，服從上級的命令，因此有時也被稱為「上帝的士兵」。

即使在他們成立的初期，也可以看到耶穌會士的第一個弔詭。羅耀拉透過屬靈運動，鼓勵他的追隨者明白並遵守 神的旨意。在某些方面來說，這種鼓勵個人與 神相遇的行為，與改革宗對基督徒與 神的關係的理解是類似的。然而，耶穌會士同時也致力於嚴格的紀律和絕對的服從。在許多情況下，耶穌會的成員會發現自己陷入矛盾中。他們相信 神在呼召他們做一件事，但上級卻命令他們去做另一件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順服 神的旨意，他們不得不違抗上級。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這種衝突有時使耶穌會士與教會領袖和國家領袖發生爭執。

早期，耶穌會士無法前往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卻開發了三個主要事奉領域。他們的第一個重點是教育，第二個重點是打擊異端，第三個重點是宣教。他們為滿足靈魂的靈命需要而做出的獨特奉獻吸引了許多品格卓越的人。他們的事工迅速的發展，1556 年，伊格納修斯·羅耀拉去世時，耶穌會有數百名成員，並在全世界三大洲興學，有數十所大學之多。

## 耶穌會士

耶穌會士的一項特殊委身是第四個誓言。耶穌會士遵守我們熟悉的早期的修道院運動開始的貧窮、貞操和服從等三個誓言。耶穌會士特有的第四個誓言是對教皇的服從誓言。那個誓言引起了誤會。改革宗在耶穌會士的手中遭受了惡性的迫害，很自然地，他們會認為，耶穌會士與那些抗拒教皇的人為敵。

耶穌會士實際上是站在迫害改革宗的最前線，但這並不是因為第四個誓言。相反地，我們透過研究耶穌會士的性格，可以更理解他們的迫害熱情。在 1540 年耶穌會成立之時，改革宗在西歐取得了很大的優勢，羅馬天主教擔心他們可能會被改革宗運動所壓倒。作為回應，天主教開始了自己的改革。天主教改革確實在不同的層面上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包括提高了牧師的道德和靈命標準，以及牧師和平信徒的教育水平。這些成就有可能拯救了羅馬天主教。

同時，天主教對異端是非常警覺並且極力的攻擊。而在當時，最危險，最猖狂的「異端」是改革宗。新成立的耶穌會士是教皇用來攻擊異端的主要工具。耶穌會士們希望拯救人們的靈魂。他們熱心服務。當他們有機會根除改革宗「異端」時，他們會很熱誠地做出回應，有時甚至是激烈地回應。抗拒教皇的改革宗懷疑耶穌會士是因為他們對教皇的過度熱情。然而，第四誓言要服從教皇，並不是他們對改革宗進行強烈攻擊的原因。

我們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第四個誓言。耶穌會士成立於西歐在全球的殖民擴張初期。當時，傳教士被派往世界各地。然而，這些傳教士中的大多數都是在國王的統治下，必須忠於自己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被號召去使被征服的土著「基督教化」和「文明化」。

伊格納修斯·羅耀拉小時候就有自己的屬靈看見，他對宣教有不同的看法。他設想了一種屬靈的宣教。他的願望是拯救靈魂，滿足人們的靈命需求。他反對國王和國家扮演基督教宣教領袖的角色。他的第四個誓言是表明他堅持認為耶穌會宣教應在教皇和教會的指導下。他對政治使命不感興趣，他將耶穌會奉獻給可以拯救靈魂並為人民服務的屬靈使命。這種對屬靈宣教而不是政治宣教至高無上的洞察力，為宣教歷史提供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影響了自十六世紀以來所有基督教宣教的方

向。

因著伊格納修斯·羅耀拉對屬靈使命的洞察力，又顯出另一個弔詭。耶穌會士的屬靈使命和異象促使他們熱心服事。他們在天主教改革期間

擔任主要領導人，在教育 and 全球宣教領域提供了寶貴的服務。然而，從改革宗的角度來看，他們熱心致力於鏟除「異端」是邪惡的。正如改革宗一樣，耶穌會士的動機是要與神親密。然而諷刺的是，正是耶穌會士對神的愛促使他們迫害改革宗。

## 結論

當我第一次得知利瑪竇（生於 1552 年，即羅耀拉去世的前四年）是耶穌會士時，我感到很驚訝。在他的傳記或他的性格中，都看不出他是迫害改革宗的「突擊部隊」組織的成員。他是一個有智慧和有品德的紳士。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學問深表敬意。他不是來中國強加西方文化或作殖民統治的。他肩負著拯救靈魂和為人民服務的屬靈使命。就像耶穌會的創始人伊格納修斯·羅耀拉一樣，利瑪竇的生命也有耶穌基督的樣式。他是羅馬天主教和耶穌會士的最佳代表。◆



## Introduction

The Jesuits are a paradox. I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Jesuits in seminary as I studied Martin Luther 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Martin Luther, a former Roman

Catholic priest in Germany, had split the church with his emphasis on the primacy of the gospel and the centrality of biblical authority. Martin Luther was also pushing back against corruption with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needed to respond to Luther.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started in 1517, was met by a “Roman Catholic Reformation” starting in the 1540s.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attempted to address both the corruption of the church and push back against the Protestants. The Jesuits were at the cutting edge in the Catholic effort to pursue and violently persecute the Protestants. I learned that the Jesuits might be considered the “storm troopers”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Later, I became a deep admirer of Matteo Ricci. He is the Italian missionary who opened China to Christian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e was a man of profound faith, tremendous character, and vast knowledge. His deep love for both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is still celebrated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o my astonishment, I learned that he was a Jesuit. The Jesuits, in my mind, were bigoted anti-Protestants. I was determin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Jesuits.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his time period. He was born into an explosive moment in history. In 1492 Christopher Columbus had opened up the “New World.” Like a young bird, Western Europe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was stretching its wings as it embarked on the era of expan-

sion and colonialism. Portuguese and Spanish explorers and merchants soon established a vibrant trade among Western Europe, West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Pushing even further, sea routes and trade were established from Western Europe all the way to India, China, and Japan. This flurry of activity brought new knowledge and generated unimaginable wealth to Western Europe. The “dark” Middle Ages in Western Europe were clearly over. These radical transform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made possible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a Christian Italian missionar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Ming China by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t this moment of Western European ascent, Martin Luther initiate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1517. The chaos and division created by the new Protestant churches sparked a Roman Catholic backlash and spawned the Jesuits.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the founder of the Jesuits, was born only eight years after Martin Luther (1483-1546). Loyola and Luther were formed in similar contexts, but their lives moved in completely different directions. Both men were born into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umult in Western Europe at the tur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both, as young men, had a profound spiritual experience. Thus, in some ways, Ignatius Loyola is the Catholic counterpart to Martin Luther. But when spiritually awakened, Martin Luther led the church away from the Pope. Loyola, conversely, desired to reestablish the spiritual primacy of the Pope in the church, in Europe, and in global mis-



sions. Loyola's understanding of "spiritual missions" would have lasting impact on missions history.

The sixteenth century is the Golden Age of Roman Catholic missions, and Matteo Ricci is an ide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movement in that er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atteo Ricci and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movemen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wever,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Jesui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Jesuits, we must first meet their illustrious and charismatic founder, Ignatius Loyola.

## ***Ignatius Loyola***

Ignatius Loyola was born in Spain in 1491. As a young man he served as a soldier, and he was severely injured in battle by cannonball in 1521. His leg was broken in two places, and, in the hospital, doctors attempted to set the bones. After months of agony, the doctors (without the use of modern anesthetics) had to re-break the leg and set it again. And later, a second time, the doctors again needed to break and set the leg. Loyola would walk with a limp the rest of his life.

During those months, from 1521 to 1522, Loyola experienced a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call to Christian service. He was inspired by the religious books he read, particularly by St. Francis of Assisi. Between 1522 and 1524 Loyola composed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 collection of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designed to help participants in a spiritual retreat.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with each part lasting about a week. The goal is to lead participants to discover the will of God and be willing to count the cost and personally commit themselves to follow Jesus. Even today, with over 15,000 members, every Jesuit member experience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The book has become a classic in Christian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it has been influential not only among Jesuits and Roman Catholics, but also among Christi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from many denominations.

Ignatius went on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there he develop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 small group of men who would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suit Order. In 1540 Ignatius went to Rome and Pope Paul III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lso known as the “Jesuits.” The initia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had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going to the Holy Land as missionaries, if possible, and, if not possible, they would volunteer themselves to the service of the Pope.

The next year, in 1541, Ignatius Loyola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superior general. Ignatius had come from a military background, and the Jesuits were called to military-like discipline. Like a soldier,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were expected to obey the commands of their superiors, and they were sometimes known as “God’s Soldiers.”

Even in their founding, a first paradox of the Jesuits can be identified. Ignatius, through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encouraged his followers to know and obey the will of God. This encouragement toward a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God, in some ways, resonates with the Protesta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istian's relationship with Go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Jesuits were committed to strict discipline and absolute obedience. On many occasions,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would find themselves in conflict. God, they believed, was calling on them to do one thing, but their superior was commanding them to do something else. In some cases, in order to be obedient to the will of God, they had to disobey their superior. This defiance, through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sometimes brought the Jesuits into dispute with both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and the leaders of the state.

In the early years, the Jesuits were not able to go to Jerusalem. Instead, they developed three primary areas of service. Their first focus was on education, the second was on fighting heresy, and the third was on missions. Their singular dedication to serving the spiritual need of souls attracted many outstanding men of character. The mission grew rapidly, and at the time of the death of Ignatius Loyola in 1556, the Jesuits had hundreds of members and were operating dozens of colleges on three separate continents.

## ***The Jesuits***

One peculiar commitment of the Jesuits was to a fourth vow. From the early monastic movement, the Jesuits

adhered to the familiar three vows of poverty, chastity, and obedience. The fourth vow, unique to the Jesuits, was a vow of obedience to the Pope. That vow has led to misunderstanding. Protestants, who were suffering vicious persecu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Jesuits, naturally perceived that the Jesuits were particularly motivated by antagonism toward people who had rejected the Pope.

The Jesuits were in fact at the forefront persecuting Protestants, but that is not because of the fourth vow. Instead, their enthusiasm for persecution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by exami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Jesuits. At the tim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1540, the Protestants were making tremendous advanc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feared they might be overrun by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The Catholic Church, in response, began its own Reformatio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did achieve success on several levels, including the elevation of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standards of the priests,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clergy and the laity. These accomplishments might have save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Catholic Church also vigilantly attacked heresy. And the most dangerous and rampant “heresy” of the age was the Protestants. The newly formulated Jesuits were a central tool used by the Pope to attack heresy. The Jesuits, for their part, desired to save the souls of people. They were zealous about their service. When the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oot out the “heresy” of the Protestants, they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and sometimes violently. Protestants, who had rejected the Pope, suspected that the Jesuits were motivated by their excessive zeal for the Pope. But the fourth vow, of obedience to the Pope, was not the reason for their ardent attacks on Protestants.

There is a differe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fourth vow. The Jesuits were founded during the early decades of Western Europe’s colonial expansion around the world. At that time, missionaries were being sent around the world. Most of those missionaries, however, wer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 and were required to be loyal to the stat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missionaries were called on by the state to “Christianize” and “civilize”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conquered territories.

Ignatius Loyola, who had his own spiritual awakening as a young man, had a different vision of missions. He envisioned a spiritual mission. His desire was to save souls and to serve the spiritual needs of people. He rejected the role of the king and the state as leaders of Christian missions. His fourth vow was a clarification of his insistence that Jesuit missions should be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ope and the church.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missions, but rather he dedicated the Society of Jesus to spiritual missions which would save souls and serve the people. This insight into the primacy of spiritual missions, rather than political, provided an indis-

pensable contribution to missions history and had an impact on the direction of all Christian missions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With Ignatius Loyola's insight into spiritual missions, another paradox becomes apparent. The spiritual mission and vision of the Jesuits led them to zealous service. They served as key leaders during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roviding invaluable service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and global 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estants, however, their fervent dedication to stamping out "heresy" was evil. Like the Protestants, the Jesuits were motivated by a close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God. Ironically, it was the Jesuits' love of God that motivated their persecution of Protestants.

## Conclusion

I was surprised when I first learned that Matteo Ricci (born in 1552, four years before the death of Ignatius Loyola) was a Jesuit. Nothing in his biography or in his character suggested that he would be part of an organization of "storm troopers" persecuting Protestants. He was a gentle man of wisdom and moral character. He displayed deep respect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learning. He did not come to China to impose Western culture or colonial domination. He came on a spiritual mission to save souls and serve people. Like Ignatius Loyola, the founder of the Jesuits, Matteo Ricci had the imprint of Jesus on his life. He was the best possible representative of Roman Catholicism and the Jesuits. ◆

## 十二籃零碎

## 做賊心虛

王敏

賊被捉拿，怎樣羞愧，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首領、祭司、先知、也都照樣羞愧（耶二 26）。

宋朝末年，長安劉太守，有一次審問幾個盜竊嫌疑犯，審來問去，都不承認，不得已，太守從鄰縣請來一口大鐘，據說：這是一口神鐘，偷盜的人一碰觸，神鐘就會噹噹大響，為表慎重起見，太守先用布幕將鐘圍起來，在嫌疑犯前，對神鐘焚香祝禱，祈求神鐘務必勿枉勿縱，然後讓幾個嫌疑犯一一走到布幕內碰觸神鐘，最後，嫌疑犯都出來了，神鐘自始至終沒有響過，大家正在猜疑，難道神鐘不靈了嗎？只見太守要這幾個嫌疑犯將手伸出來，發現除了一人以外，其餘幾個手掌都是黑的，太守於是吩咐差役立刻將手沒有黑的嫌疑犯捉起來，讓他俯首認罪，接受法律的制裁。

這是太守的智慧，這口鐘也不是甚麼神鐘，太守乃是利用作賊心虛的心理，在鐘上塗上墨汁，真竊賊怕鐘響，而不敢碰，所以手掌乾淨的人就是犯案的竊賊。作賊為甚麼心虛，自然怕被法律制裁，入獄坐牢，受禁羞辱，而且辱及家人父母，但在以色列歷史，曾有一段離棄神受辱的歷史，那是記載在（耶二 26-28）神責備南國猶大說：「賊被捉拿，怎樣羞愧，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首領、祭司、先知，也都照樣羞愧。」。神為甚麼竟把祂的選民中的君王等，責備他們要像賊一樣的羞愧呢？原因是他們離棄了天上的獨一真神，卻轉而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就如神說：「他們向木頭說，你是我的父，向石頭說，你是我的……，你遭患難的時候，叫那些假神拯救你們吧！」神繼指出：「猶大啊！你神的數目與你城的數目相等……你們都違背了我！」

神的選民是被神拯救揀選的，他們曾尊神為父，如今他們說，木頭石頭做的偶像是他們的父，是生他們的，他們背離神到如此地步，無怪乎神以他們像賊被捉拿時的羞愧臨到他們，但他們不知羞愧，仍然沉迷其中，亡國的命運將是他們崇拜偶像背離真神的必然結局。◆

# 座右旋律 當信主耶穌

黎翰飛

##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當信主耶穌

Acts 16:31 徒16:31

黎翰飛調 Hon-Fci Lai

2013

♩ = 96

1 = E<sup>b</sup>

Soprano

Be - lieve in the Lord Je - sus, and you will be  
當 信 主 耶 穌、 你 和 你 一

sav'd - you and your house-hold. Be - lieve in the Lord Je -  
家 都 必 得 救。 當 信 主 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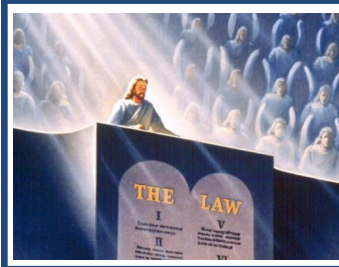
sus, and you will be sav'd - you and your house-hold.  
穌、 你 和 你 一 家 都 必 得 救。

要播放曲調，只需從互聯網下載下列檔案：

To play the tune, download this file from the internet:

[https://www.bibleversestunes.org/wp-content/uploads/importedmedia/believe\\_in\\_the\\_lord\\_jesus.mp3](https://www.bibleversestunes.org/wp-content/uploads/importedmedia/believe_in_the_lord_jesus.mp3)





# 善惡有報

老羊

經文：「謀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觀看世人一切的舉動，為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耶三十二 19）

幾天前，看到報章上有兩則小新聞，講到一男一女，行了善事得到善報，一位巴西人，女子名叫安娜 23 歲，安娜原是一位命運多舛的單親媽媽，由於她的男朋友入獄，為了養活三歲的兒子，只好以拾荒為業，常從早上八時到晚六時一天三美元都賺不到，直到某天，改變她命運的事發生了，她在一間醫院的垃圾桶內撿到一張八萬美元的支票，她認為醫院內的病人，比她更需要這筆錢，因而沒有佔為己有。經過傳媒報導，拾金不昧善行傳開後，安娜被一間模特兒公司招請拍廣告、上電視節目，現已成功活出第二人生，她以本身故事鼓勵人，無論日子多艱難，保持誠實是很棒的事。

另一名男子，名叫辛格，22 歲，是印度錫克教，一日，他在家中聽見外面很多嘈雜聲，就開門出去查看，見到一個五歲男童，被車撞倒，臥在地上，頭部正在流血，他馬上加入救人，這時，辛格不顧他的宗教規定，脫下頭巾，為男童止血，此一善舉，受到全球網友讚揚，其臉書頁面，湧入數千則信息留言。錫克教教規，教徒不可在公開場合摘掉頭巾，因其象徵紀律、誠信、謙遜及靈性，通常只能在洗澡時脫下。這名善者，其實生活相當拮据，家徒四壁，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經媒體報導後，有一家具商大方出手贊助，免費送辛格全新的家具，辛格激動的流淚。

報章上的標題是「善有善報」還有相片為證。

經文：「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

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尼利人，卻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尼利人，因為神不偏待人。」（羅二 6-11）

### （一）神的旨意

基督徒雖然不是靠善行得救，但是行善卻是不可少的。並且要積極行善。因為行善是神所命定的旨意。經上說：「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彼前二 15）又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 17）

### （二）神的審判

經上說：「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彼前四 17）又說「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五 10）又說：「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約五 29）主，神是施行審判者，他的審判是公義的，經上說：「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又說：「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着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啟二十二 12，太十六 27）

### （三）神的悅納

經上說：「親愛的弟兄阿，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行善的是屬乎神，行惡的未曾見過神。」（約叁 11）行善是結果子，是美好的德行，能榮神益人，是蒙神悅納，馨香的美祭。守則，守法是善行（彼前二 13-15）

救人於危急，危難是善行，施捨財物給貧窮飢餓者也是善行，照顧孤兒寡婦，老弱者，傷病者，都是善行，經上說：「你手若有善行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三 27），又說：「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有收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加六 9-10）

**結語：**神是眾善之首，我們是屬祂的兒女，就應當行祂所行的，經上說：「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並可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申六 18）又說：「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六 36）基督徒要有顆寶貴慈悲的心，常以慈悲為懷。◆

# 查考約伯記

許宜涵



約伯記是聖經中最早寫成的一本書，可見是非常重要的卷書。但每次讀約伯記的時候，只知這是一本講苦難的書。內容不但淒慘且冗長，約伯因無辜受苦，本來要安慰他的三個朋友卻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三個不同的立論與約伯有三次辯論，更是讓我霧裏看花，越看越花。感謝查經班弟兄姊妹們願意付出時間在康牧師的帶領下，一起花了 42 週，一章一章抽絲剝繭般查考，並有聖靈帶領我們進入真理，遇見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的主。讓我們知道，苦難不過是人生的過程，在苦難中神啟示自己，讓我們去認識神的旨意。

約伯記一開始記載約伯是位敬虔的義人，並蒙神極豐富的賜福（一 1-3），想不到這卻成為約伯受苦的伏筆。撒但把約伯的信仰和他所得到的祝福連起來，認為約伯敬畏神無非是想換取神物質上的賞賜（一 9-10），並向神提出二次挑戰（一 11，二 5），認為只要神允許牠除去約伯所得到的，約伯必定當面棄掉神。神為了證明撒但的錯誤，要牠知道約伯的信仰絕非是功利主義，因此允許撒但除去約伯所得到的福氣。約伯的苦難就是這樣來的。知道世上一切的苦難，須經神的許可才會臨到我們、且神已事先設定好界限，絕不會超過我們所能承受的。這點讓我覺得很安慰。

以利法、比勒達、瑣法是約伯這位受苦者的朋友，他們連袂前往探望深受痛苦的約伯，他們來的目的原是要為約伯悲傷、要安慰他，但至終卻深深的傷害、激怒了約伯。他們各三次的指責和定罪，使得約伯經歷錐心蝕骨的痛苦，又好像洋蔥被層層剝皮...，其過程雖然痛苦難熬，但是卻完成了神的目的。他們把約伯平日所沒有或者不易看出的想法、態度和感覺全給顯明出來，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約伯真認識自己。當約伯因長時間受苦，信心開始動搖的時候，那殘餘的驕傲就在他生命中被攪動起來，為了試圖證明自己是義的，而置神於不義之中。繼而又產生對神是否全知、全能、公義以及是否關心人的種種疑惑。神沒有直接回

答約伯的疑問，反在卅八至四十一章提出許許多多有關「你知道嗎？」「你能夠嗎？」的問題來質問約伯，約伯一題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一件也沒有能力去做。由於神問題的本身不但就是約伯疑惑的答案，更重要的是約伯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神幫助約伯的信仰由「風聞至眼見」。甚至將約伯的生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以至於約伯對於自己過去的無知、偏差、對神的誤會、以及無禮的抗辯；向神說「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低頭認罪。最後，神也讓被煉淨如精金的約伯經



歷從苦境中轉回，在四十二 10-17，我們看到神加倍的賜福約伯。

查考完約伯記後我有個很深的感動，約伯是一個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人。他的生命和

生活在受苦前都是近乎完全的人，神還願意花這麼多工夫，親手做工在祂所心愛的僕人身上。不只使約伯的生命榮上加榮的被改變，且至終承受雙倍的福分。可見，叫人受苦不是神的至終目的，而是要造就我們、使我們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因此，我們要學習透過神來看苦難，藉著對苦難的回應，我們能更認識自己本像，更認識神是全能、全愛、全智的神。如此，當我們經歷苦難時便能心存盼望，深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不要只是消極地問神「為甚麼？」，要積極地問神「祢要我學甚麼功課？」。這是我面對苦難時所要操練的態度。

此外，我想再提的一件事是，我們看到這三位約伯的朋友最後被神責備。這也提醒我們作為一個受苦者的朋友，應以愛心與哀哭的人同哭，與歎息的人同歎息，用同理心認同受苦者。而不是軟硬兼施地要受苦者接受自己的見解和勸告，更不要隨便定人的罪，加增受苦者的痛苦。在受苦中，幫助受苦者轉而仰望「滿心憐憫、大有慈悲」的主。使每一個試煉都會成為我們蒙福的機會，叫我們藉著試煉學習更完全的順服，在信仰上得到像約伯由風聞而眼見的經歷。神是我們在苦難中的安慰，榮耀的盼望與出路。◆



# 晨聲

## 傳道書

康錫慶

《傳道書》這稱呼是來自拉丁文的「真理的宣傳」，或「公共聚會的演講」。按希伯來文是含有位格，與「智慧」相仿，故其原意是「傳道者」，簡稱「傳」。

全書十二章，出自所羅門王的手筆，雖然書中，沒出現過他的名字，卻引言為「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除所羅門王莫屬，也只有他才能言：「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但當他享盡榮華富貴之後，內心仍然空虛。才體會到「日光之下毫無益處」。這種人生的經歷，使他看準了；得到全世界，仍是「空虛」、「捕風」。全書在描繪這種消極的人生，似乎是悲觀者的嘆噓，絕望的人生。可是所羅門王並不這樣消極，他的智慧是上頭來的，深知在日光之上，還有永存者，祂是造物的主宰，祂就是神，所以他能慨言：「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這是他帶來的盼望。因此他信息的結論：「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這卷書被列在《聖經》中，是勸告世人；多思念天上的事，正如主耶穌所提示的：「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十六26）。

### 傳一 日光之下的勞碌

日光之下，是人生活的處境，日有升降的時間。日頭上升，陽光普照，日頭降下，黑暗瀰漫。人生在世也是如此；為生活圖謀，經練勞苦，得時心滿意足，失時心灰意冷。但無論得失，都是短暫的「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不值得留戀。傳道者用風吹，水流，形容永無定向，抓不住，留不下，所以「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

風。」傳道者是一位大有智慧的人，他曾專心用智慧和知識，並決心去辨明智慧和狂妄，知識和愚昧。也覺察到日光之下「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詩九十 10），與那活到一百二十歲的摩西同感。

## 傳二 世上福樂如浮雲

全章提及「喜樂」、「享福」、「嬉笑」、「舒暢」、「快樂」。是因為獲得世上的福樂；有房屋果園，有牛群羊群，有金銀財寶，有男女藝人，有妃嬪僕婢，應有盡有。甚至眼所求，沒有留下不得到，心所樂，沒有禁止不享受，真是「日見昌盛」，無人能比，儼然成為史上最幸福的人，無以倫比。

然而傳道者「轉念」，以智慧的眼光去看這一切，雖然也是付上勞苦的代價得來的，自己的享受也不過是轉眼之間，勞碌而擁有的，只留給以後不勞而獲的人，想到這些「心便絕望」。全章七次提及「虛空」，三次提到「捕風」。確如空中浮雲。有首「世福非真」的詩云：「世界福樂像空中浮雲，看來似甚榮耀，倘大風一至便歸無有，世界福樂非實在。」

## 傳三 定時與永恆之間

萬物從神而來，人也是神造的，但在人世萬物之間有道鴻溝，無法超越的，就是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惟有人是神「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意思是有永恆的盼望。



正說明人的生命有生之始，無命之終。但這血肉之軀，生活在日光之下的歲月裏，仍要經歷不同的處境，如經文所列：「生有時，死有時」。在生死之間，有不同的遭遇，有順有逆。有光有暗，有得有失，但在這兩可之間，不是自己可掌控的，主權在神手中，只有堅信神不誤事，如意不如意神負完全責任。聖靈會作隨時的應對，加力量去面對不同的處境。至終是「人的靈是往上昇」。這就是神所賜「永生」，永恆的盼望。

## 傳四 人生在世無絕對

世人生活在日光之下，得失無絕對可言；弱肉強食，欺壓人者與被欺壓者，均得不到好處。傳道者談生死之間，貧富之間，苦樂之間，眾寡之間，老幼之間，智愚之間，主僕之間，似乎都有明顯的分界線，卻無絕對的得失。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傳道者四次提及「日光之下」、「是虛空，也是捕風」，「真是虛空，也是捕風」，重複「捕風」、「虛空」，無窮的感慨。只有獨一真神是絕對的，那是在日光之上，永不改變。

## 傳五 校對正確人生觀



人生的旅程，處在善惡禍福之間，但由不得自己選擇，要緊的是「謹慎腳步」，因為一失腳就成千古恨。到底人生的主人不是自己，有更高的主宰就是神。人可隨自己的意志行事，卻沒有自由，行得正有賞，行錯了就有罰，所以當以「敬畏神」為原則。根據這原則

來校對正確的人生觀，才不致有差錯。正如「滿足」是人的天性，就求「得」，要達到得，就產生「貪」，終會貪得無厭，必招來「禍」。反而要「知足」，知道人出母胎是「赤身而來，也必赤身而去」。活着的一生，享用神所賜的，敬虔度日。過喜樂的人生。正如保羅所教導：「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六6），這才是正確的人生觀。

## 傳六 有福不享也虛空

神是賜福的神，供應人生活所需，一無所缺。但要人有智慧去享用，一生過正常的生活，就必心滿意足。可是人往往不知足，想有了還要多些，就靠自己的勞碌，結果所增加只是風前的糠秕而已，盡一生的努力，所得的「如影兒經過」，何無益處，「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 傳七 智愚之間的透視

人的常情都是貪生怕死，生可樂，死可悲，但傳道者卻言：「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原因「生」是短暫的，「死」乃進入永恆，此乃眾人所共知，所以「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人只求暫時之樂，未揣摩到永恆之福。全章提及十六次「智慧」，八次「愚昧」，可見智慧勝過愚昧。然而愚昧卻自逞智慧，存心驕傲，行事狂妄，一味作惡，以求滿足自己的慾望，雖然也享長壽，只是虛度光陰，終於「自取敗亡」。智慧是來自「敬畏神」，能測透最深之理，得知神造人原始簡單，只是人將它複雜化。最後一節按耶路撒冷譯本為「神造人原極簡單，人的複雜問題是他自己發明的。」

## 傳八 敬畏神終必得福

神是智慧之源，使人能辨明時候與定理。神也是權力所在，雖然有君王執政，但沒有權力掌管生命，生死之權在神手中。雖然惡人也有享長壽的，可是在所度的日子如影兒的虛幻，得不到福樂。惟獨敬畏神的人「終究必得福樂」。只是神的作為。

## 傳九 主權握在神手中



傳道者不斷地思想考究，知道人的一切作為都在神支配下，凡人的遭遇都是神所許可的，人只好面對現實的處境去生活，是順是逆，是樂是憂，是甘是苦，是福是禍，不是逆來順受的消極態度，所謂聽天由命，而是積極地接受所面臨的，因為人無法改變現實，「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只有靜候神的處理，因為神支配現實。

## 傳十 智愚比較與憐情

傳道者用「死蒼蠅使作香的膏油發出臭氣。」比喻「一點愚昧，也能敗壞智慧和尊榮。」自己無用且會敗壞善良，也說明暗地裡的事，也會



在明處顯露。形成一種不相稱的現象，稱為是種禍患；引述「愚昧人立  
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僕人騎馬，王子像僕人在地上步行」，  
終於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牆垣的，必為蛇所咬，鑿開  
石頭的，必受傷。」「劈開木頭的，必遭危險。」這都形容愚者自作自  
受。而智慧人就不是這樣；只用簡單的一句話：「口出恩言」能滋潤人  
心。最後簡單地提及懶惰的害處。比較出智者殷勤成美事。愚者懶惰事  
無成。神是公平的，願人人都能信靠神成為智慧人，必蒙福。

## 傳十一 愛惜光陰勿浪費

光陰有限，人的一生日無多，不善用就是浪費。所以要及時運  
用，因為機會過去不再來。善用時間，殷勤永不落空，到時必見效；正  
如「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  
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兩樣都好。」奉告青年人，要抓緊機  
會，不要浪費年幼的日子，隨心所欲，任意妄為，該知「一切的事，神  
必審問。」使徒保羅也有同樣的提醒：「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  
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所以不要自欺，珍惜有限的一生。

## 傳十二 傳道者末了的話



「傳道者的言語」確是語重心長，苦口婆心，最後  
的總意是規勸世人，趁着還有點活力時，「當記念造你  
的主」，言明人是被造者，當記念創造的主宰。人一生  
的年日是有限的，這物質的身體，會逐漸衰老，「塵土  
仍歸於地」，但神所賜的靈是不滅的，表明人除了血肉  
之軀之外，還有不滅的靈魂，所以人死（肉體）並不是  
完了，還有靈魂的去處。正如受苦的約伯所言：「我這  
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伯十九  
26），新約聖經也明文：「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來九27）。

為此，「傳道者有智慧，仍將知識教訓眾人。」是  
憑正直說的誠實話。一點不虛構，衷心之言，在世上所  
得的都有限，終是虛空。終結的一句話：「就是敬畏  
神，謹守祂的誠命。」這是人生的首選。不談宗教信仰，只談獨一真  
神，只有這位造物主宰，祂是永在者，是最後的審判者，沒有人可逃過  
祂的「審問」。當趁有生之年投靠祂，這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香港



李國維

今年六月，旅遊香港，採自由行方式，參觀「香港挪亞方舟」。去年，曾參觀美國肯塔基州「挪亞方舟主題公園」（Ark Encounter），至今已圓方舟夢的兩處方舟，且皆為陸上方舟。第三處，即荷蘭的海上方舟（按聖經所言之比例尺寸建造，可在海上航行），指日可待。

香港挪亞方舟，2009 年建造完工(美國與荷蘭的方舟同是 2016 年建成)，是全球首艘根據《聖經》創世記所載，以一比一比例大小建造的方舟，位處馬灣島海灣，坐擁遼闊海景，與青馬大橋相互輝映。

方舟外觀，高聳壯闊。舟艙的側面出口，則擺置數隻正要走出的動物雕塑，奇思異想，是其特色。內艙，乃為多媒體展覽館，如「180 度洪水影院」，讓人親身感受洪水來襲的恐懼；「4D 未來方舟」，則揭示地球面臨的困境，傳遞環保概念；方舟劇場的 3D 立體動畫《活水奇緣》，以震撼影像重現經典聖經故事。其它，如以極珍貴動物和昆蟲組成的「幻彩生命廊」，解開大自然的奧秘；「環宇方舟」櫥窗，則展出上百艘來自世界各地的方舟珍藏模型；另有，全港最大的太空隕石及多種化石等。

步出方舟，坐在回程的客運專車上，想到那華人設計的方舟，那豐富多元的博覽館，那美好的一天，對神滿了感恩。再見了！車，漸行漸遠…… ◆



# 感恩見證

陳志飛



今年(2019)十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四日，去中國旅遊。十一月四日深夜回到紐約家中，第二天(5日)，我們去新澤西的住宅。7日我們打電話給我們的大孫女，告訴我們平安回家了。我們有一些從中國帶來的禮物，星期六(9日)來你們家送給二位孫女。因為我們住在NJ開車，到我長島兒子的家要近三個小時，所以星期五上午我們開車，到我們在 Flushing 的公寓，以便第二天早上去我兒子家。

十一月九日(星期五)晚上七時的時候，突然，接到我大孫女的電話，緊張的告訴我，明天早上不要來我們家，因為6點20分的時候，他父親因為中風被急救車送去醫院。我很緊張的詢問我大孫女，慢慢告訴我，究竟怎麼樣。她說他五點多時回家，當時她父親(我的兒子)一個人在家，突然，她看到她父親眼鏡掉落在地上，無法撿起來。並且看到他的行動很不正常，當時她即刻打電話給她的母親，她母親正在回家的火車上。她母親即刻要我大孫女聯絡鄰居，好心的鄰居看到此景象即刻打電話911。等到救護車到時，我的大媳婦也到家。救護車的救護人員告訴說：這是中風，時間很重要，不能拖。還好你們很及時。很快的被送到附近醫院，但是此醫院急救後即刻送到另一家專科醫院。

我們接到大孫女的電話後，手足無措，不知道怎麼辦。我想開車去醫院，又不知道哪一家醫院。我的心中突然浮現幅圖景。在四十多年前，有一位朋友發生同樣的事件，是我親身經歷過。此位朋友當時的年和我兒子差不多(49歲)。同樣的情形，突然盤子掉落地上，無法撿起。我送他去醫院時仍然清醒，但是後來就昏睡過去……。我心中浮起的圖景，使我們悲痛之淚奪眶而出，無法止住。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在愁濛的時候，突然發覺我是神的兒女，耶穌是我家之主。主是我們的力量，信靠上帝！得勝有餘，我倆虔誠的跪在地上向主呼求，向神悔改，求寶血潔淨我們的過犯。

馬可福音三 28「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雅各書五 15「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們打電話給自己的主內姊妹，姊妹們又聯絡上海的教會，大家一起同一時間同心禱告。我們跪在地上，聖靈的感動，淚

流滿面。我們不斷的禱告到凌晨，少微休息一下再繼續禱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慈悲的阿爸父神，在施恩的寶座上，聆聽眾兒女的虔誠禱告。在這緊急的時刻，賜予我大媳婦處驚不擾的能力。有條不紊的照顧著我的兒子。在急救室內等候神的應許。幾位大醫生一起醫治，診斷出長期的高度血壓，引發腦血管出血。12:00 左右時候醒過來，但是，失去記憶，不能說整句話，斷斷續續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話。醫生問他問題無法回答。反問醫生我在哪裡？醫生以醫療測試方法問他，你今年幾歲了？他說：12 歲。所以，醫生不斷的測試及醫治。我們倆跪著不斷的向神祈求，不時的發短信給媳婦，詢問情況。我們深信神聽到了我們的呼求，聽到了我們不住的禱告，聽到了弟兄姊妹們虔誠的禱告，神的應許必看守！我們所信靠的主是又真又活，愛我們的真神！神的應許永不改變，告訴我們只要信，不要怕，安定我們的心！早上 4 點，我的小兒子告訴我，他現在開始逐漸恢復過來了，開始記憶起來了，講話開始可以連結起來！但是我們仍然在不斷的禱告。

十一月九日(星期六)第二天，早上 11:00 醫生允許我們可以去看望。終於，我們渡過了漫長的一夜，來到醫院看望他。他看到我們感覺不是很認識我們。我們相信神聽了我們的禱告，已經拯救了我兒子，相信一切都會恢復正常。

十一月十日(星期日)第三天，我們在教會崇拜後，想去醫院看望我兒子。我們大媳婦提議我們暫時休息一天，因為他很累，需要更多時間休息才能早點康復。我們就沒有去看望。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第四天，我們去看望時，他看到我們的時候，就叫我們「爸,媽」。這時我們的眼淚無法止住。哈利路亞！感謝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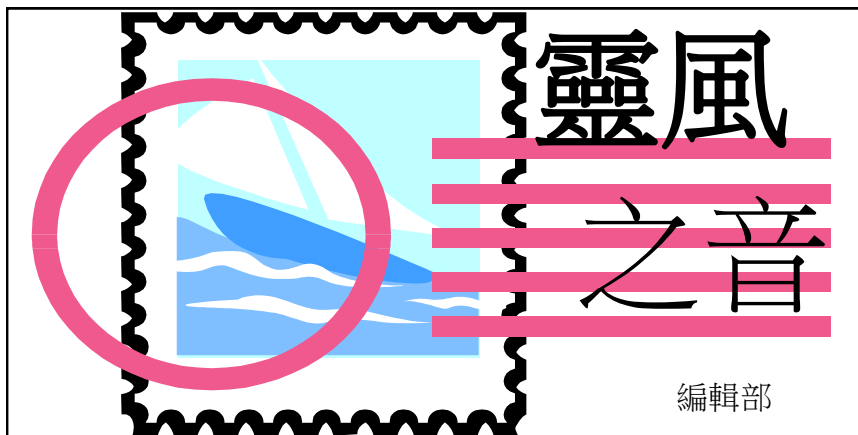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二)第五天，我們去看望他時，可以有限度的吃些流質食物。並且，很清楚的認識我們，可以流利的講話了，只是精神不夠，仍需要足夠的休息，腿部的水腫亦消除了。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第五天，醫院準備轉換去康復醫院治療。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第六天，轉到長島一家高級的康復醫院治療。可以吃正常食物，一切恢復正常，開始物理治療二星期。哈利路亞！讚美主！

將一切榮耀歸於天父！發生在我們兒子身上的神跡，一樣可以發生在每一位愛主的兒女身上。但願人人都能信靠主，得到主愛的大能！

約翰一書四 16「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 教會金禧之慶

特備紀念品



## 全書八篇

耶穌登山寶訓  
八福的信息  
(全書 136 頁)

## 全書主要三部

聖經總論  
舊約概論  
新約概論  
(全書 400 頁)

歡 ☆ 迎 ☆ 索 ☆ 閱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Chinese For Christ New York Church

142-21/23 Franklin Ave.

Flushing N.Y. 11355

Address Service Requested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 No.1110